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回 白良關劉寶林認父 殺劉方梅夫人明節

詩曰： 威風獨佔尉遲恭，定北先誇第一功。  
誰料寶林能勝父，當鋒一戰定英雄。

再說尉遲恭大叫：「番奴快快獻關，方免一死。若有半聲不肯，那時死在槍尖之下，只怕悔之晚矣。」國貞聽言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狗蠻子有多大本事，如此無禮，擅自誇能！魔家這槍不挑無名之將，你也通下名來，魔家好挑你這狗蠻子。」尉遲恭大怒，喝聲：「番奴！你要問俺家之名麼？洗耳恭聽：某乃唐太宗天子駕前，護國大元帥秦麾下，加為保駕大將軍，虢國公，複姓尉遲，名恭，字敬德，難道你不聞某家之名麼！」劉國貞呼呼吸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尉遲蠻子，中原有你之名，魔家只道是三頭六臂的，原來也止不過如此，可曉得魔家的槍法麼？唐童尚要活擒，何況你這蠻子。」尉遲恭亦呵呵冷笑道：「休得多言，照某家的槍罷。」把槍一擺，月內穿梭，直望劉方面門挑進來了。國貞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槍一架，卻把脖子震了兩震，在馬上兩三晃：「阿唷！果然名不虛傳，好利害的尉遲蠻子。」尉遲恭大笑道：「你才曉得俺家尉遲將軍的利害驍勇麼？照槍罷！」又是一槍，劈前心挑進來了。嗒啷一聲響，逼在旁首，馬交肩過去，閃背回來，二人大戰。好一似：

北海雙蛟爭戰水，南山二虎鬥深林。

戰到十餘合，國貞只好招架。他勉強又戰了幾合，看看敵不住尉遲恭了。那敬德看見劉方面上失色，心中大喜，扯起了竹節鋼鞭，量在手中，才得交肩過來，喝聲：「照打罷！」一鞭打在國貞背心，劉方大喊一聲，口吐鮮血，伏在馬上，大敗而走。尉遲恭說：「你要往那裡走，我來取你之命也！」催開坐騎，豁喇喇迫上來，國貞敗過吊橋，小番兒把吊橋扯起，放起亂箭射來。

尉遲恭只得扣住馬，喝聲：「關上的，快叫他早早獻關就罷了，如若閉關不出，定當打破，我老爺且是回營。」轉馬，回營來了。軍士上前攏住了馬，抬過了槍，就進中營說：「元帥，末將打敗了守將劉國貞，前來繳令。」秦元帥大喜，說：「好一位尉遲將軍，第一陣交戰勝了北番，白良關一定破得成了。明日再到關前討戰。」不表。

再說劉國貞敗進關內，到衙門下了馬，有小番扶進書房坐定。說：「啊唷，打壞了。」把盔甲卸下，靠在桌子上。裡面走出一個小廝來，面如鍋底，黑臉濃眉。豹眼闊口，大耳鋼牙，海下無須，年紀只好十六七歲，身長九尺餘長，足穿皮靴，打從劉國貞背後走過。叫聲：「爹爹。」那劉方抬起頭來說：「我兒，你來到為父面前做什麼？」原來這個就是劉國貞的兒子劉寶林，他便回說：「爹爹，聞得大唐人馬來攻打白良關，爹爹今日開兵勝敗若何？」國貞見問，說道：「噯，我兒！不要說起。中原尉遲蠻子驍勇，為父的與他戰不數合，被他打了一鞭，吐血而回，心裡好不疼痛。」寶林大驚，說道：「爹爹被南朝蠻子傷了一鞭，待孩兒出馬前去，與爹爹報一鞭之仇。」

劉方說：「我的兒，怎麼說動也動不得，那個尉遲老蠻子傷了一鞭，利害非凡。為父的尚難取勝，何在於你。」寶林說：「爹爹不妨，從來說將門之子，未及十歲就要與皇家出力，況且孩兒年紀算不得小，正在壯年，不去與父報恨，誰人肯與爹爹出力。」國貞說：「我兒雖然如此，只是你年輕力小，骨膚還嫩，槍法未精，那尉遲狗蠻子年紀雖老，槍法精通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對手。」寶林道：「不瞞爹爹說，孩兒日日在後花園中操演槍法鞭法，件件皆精，那怕尉遲蠻子，一定還他一鞭之報，今日就要出馬。」說罷，就去頂盔貫甲，把一條鐵鋼鞭，騎一匹烏雅馬，手執烏金槍，說：「爹爹，孩兒前去開兵。」劉方道：「我兒慢走，須要小心，待為父的到關上與你掠陣。帶馬來！」國貞跨上馬，軍士一同來到關上，說：「我兒，不可莽撞，為父的鳴金就退。」寶林應聲道：「是。爹爹不妨。」放炮開關，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一馬衝到唐營，喝聲：「快報與尉遲蠻子知道，今有小將軍在此，要報方才一鞭之恨，叫他早早出來會我。」這一聲大叫，有軍士報與元帥得知。說：「啟上元帥，營門外有北番小番兒，坐名要尉遲千歲出去，要報方才一鞭之恨，開言辱罵。請元帥爺定奪。」元帥說：「諸位將軍，方才尉遲將軍打敗番將，如今又有小番兒討戰，誰可出去會他？」閃出程咬金道：「元帥，如今第二陣不妨事的了，待小將去會他一會。」元帥尚未出令，旁邊又閃出尉遲恭來，叫聲：「元帥，既是這小番兒坐名要某家去會戰，原待某家出去會他。」元帥說：「將軍出去，須要小心。」尉遲說：「不妨。」軍士們帶馬抬槍。程咬金說：「老黑，你把我頭功奪去，第二陣應該讓我立功，你又來奪去，少不得與你算帳的。」尉遲恭叫聲：「老千歲，聽得小番兒坐名要某家，故而出會他。倘勝他，第二功算你的如何？」程咬金說：「老黑，你拿穩的麼？只怕如今必敗，休要逞能。待程老子與你掠陣，看你又勝得他麼。」尉遲恭跨上了馬，手提槍，放炮一聲，衝出營門。程咬金來到營門外，抬頭一看說：「呵唷，好一個小番兒！」只見他鐵盔鐵甲，鍋底臉，懸鞭提槍，單少鬚鬚，不然是小尉遲無二的了。便叫聲：「老黑，這個小番兒到像你的兒子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呔！老千歲，休得亂講，講某家嘯鼓！」那番戰鼓發動了，拍馬豁喇喇衝到劉寶林面前，把槍一起，那邊烏金槍嗒啷一聲響，架定了，叫聲：「來的就是尉遲蠻子麼？」應道：「然也！你這小番兒，既知我老將軍大名，何苦出關送死？」劉寶林聽說：「阿呀！我想你這狗蠻子，怎麼把我爹爹打了一鞭，所以我小將軍出關要報一鞭之恨，不把你一槍挑個前心後透，誓不為人。」尉遲恭呵呵冷笑道：「方才劉國貞被我打得抱鞍吐血，幾乎喪命，何況你這小小番兒。想是你活不耐煩了。」寶林說：「狗蠻子不必多言，看傢伙。」劈面一槍過來，尉遲恭嗒啷一聲架住了槍，說：「你留個名兒，好挑你下馬。」寶林說：「你要問我名字麼，方才打壞老將軍是俺小將軍的父親。我叫劉寶林，可知道小爺爺的本事利害？你可下馬受死，免我動手。」尉遲恭大怒，拍馬衝來，劈面一槍，寶林不慌不忙，把烏金槍嗒啷一聲架過了。一連幾槍，多被寶林架住在旁邊。這一場大戰，槍架叮噹響，馬過踢塌聲。老小二英雄，戰到五十回合，馬交過三十個照面，直殺個平交，還不肯住。又戰了幾個回合，只見日色西沉，寶林大叫一聲：「阿唷！果然好利害的老蠻子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呔！小番兒，你有本事再放出來。」

寶林也說：「呔！那個怯你，有本事大家放下槍，鞭對鞭，分個高下。」尉遲恭冷笑道：「你這小番兒也會使鞭？難道某家阻了你麼。」放下槍，寶林也放槍，兩邊軍士各自接過了槍，二人腰邊取出鐵鋼鞭，拿在手中。兩條是一樣的，叫一聲：「那個走的不足為奇，照小爺爺的鞭罷。」打將下來。尉遲恭急架相迎，這一鞭名曰「摹雲蓋頂實堪誇」，那一鞭叫做「黑虎偷丹真難擋」。兩下鞭來鞭架，鞭去鞭迎，好殺哩。只見殺氣騰騰不分南北，陣雲靄靄，莫辨東西。狂風四起，天地生愁，飛沙遍野，日月埋光。二人又戰了三十個回合，直殺到黃昏時候，不分勝敗。關頭上劉國貞看見天色已晚，不見輸贏，就吩咐鳴金。寶林把槍架住說：「老蠻子，本待要取你首級，奈何父親鳴金，造化了你多活了一夜，明日取你性命罷。」尉遲恭也叫聲：「小番兒，你老子道你今夜死了，故爾鳴金。也罷，明日取你命罷。」兩騎馬一個進關，一個進營。尉遲恭來見元帥，說：「方才出戰的小番兒，果然利害，與我只殺得平交，難以取勝。」叔寶說：「方才本帥聞報，尉遲將軍與小番兒戰個敵手，不道北番原有這樣能人。」敬德說：「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級。」

不表唐營之事，再講那劉寶林進關說：「爹爹，尉遲蠻子果然利害，不能取勝，明日孩兒出馬，定要傷他之命。」劉方說：「兒，今日開兵辛苦了，為父的雖做總兵，到沒有你這樣本事，與老蠻子戰到百十餘合，虧你好長力。」

寶林說：「爹爹，英雄所以出於少年之名，如今爹爹年邁了，自然戰不過這狗蠻子了。」父子一路講論，到衙門下了馬，卸下盔甲，來到書房。國貞說：「我兒，你開兵辛苦，母親內房去罷，明日再與那狗蠻子相殺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是。」來到內房，只見那些番女說：「夫人且免愁煩，公子進來了。」寶林走近前來，只見老夫人坐在榻上，眼眶哭得通紅，在那裡下淚。便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日日在房中見你憂愁不快，今日又在下淚，不知有甚事情，孩兒今日到要問個明白。」夫人說：「阿呀我那兒啊，做娘的要問你，今日出兵與唐將那一個交戰，快快說與做娘的知道。」寶林說：「母親，孩兒出陣，那中原有一個尉遲老蠻子十分驍勇，

爹爹出戰，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，所以孩兒不忍，出馬前去，要與爹爹報仇，誰想尉遲蠻子，孩兒與他戰到百十餘合，只殺得個平手，不得取勝，少不得明日孩兒要取他的命。」梅氏夫人聽說，大驚道：「我兒，那中原尉遲蠻子，可通名與你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寶林說：「啊！母親，他叫尉遲恭。」那夫人聽了尉遲恭名字，不覺眼中珠淚索落滾個不住。寶林一見，好似黑漆皮燈籠，冬瓜撞木鍾。連忙急問，說是：「母親為著何事，可與孩兒說明，總有千難萬難之事，有孩兒在此去做。」

夫人帶淚道：「阿呀！兒阿。你雖有此言，只怕未必做得來。做娘的為了你，有二十年冤屈之事，誰人知道。到今朝孩兒長大成人，不思當場認父，報母之仇，反與仇人出力。」寶林連忙跪下叫聲：「母親說話不明，猶如昏鏡，此冤屈從何說起，孩兒心內不明，乞母親快快說與孩兒知道。」夫人道：「兒阿，做娘的今日與你說明，報仇不報仇由你，我做娘的如今就死黃泉也是瞑目的。」寶林說：「母親到底怎麼樣？」梅氏夫人說：「我的兒，今日交兵的尉遲恭，你道是何人？」「孩兒不知道。」夫人看見丫環們在此，說道：「你們外邊去看，老爺進來，報我知道。」丫環應聲走出。夫人見無人在此，叫聲：「我兒，那書房中劉國貞，這奸賊你道是誰人？」寶林說：「是我爹爹。母親，中原尉遲恭，有甚瓜葛？」夫人喝道：「呔，我想你這不孝子的畜生，怎麼生身之父也不認得？」寶林道：「阿呀，母親此言差矣，我爹爹現在書房，何見得不認生身之父。」夫人說：「我兒，今日對敵的尉遲恭，是你父親。劉國貞這天殺的奸賊，與做娘是冤仇，你還不知麼？」寶林大驚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不信如此，乞母親細細說明此事。」夫人說：「你不信這也怪你不得，方才這鞭，你快拿過來就知明白。」寶林拿過鞭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鞭在此。」夫人叫聲：「我兒，這一條鞭名曰雄鞭。你可見那嫡父手中乃是一條雌鞭，還有四個字嵌在柄上，你也不當心去看他一看，自己名字可姓劉麼？」寶林把鞭輪轉一看，果然有四個字在上面，刻著尉遲寶林四個細字。「阿呀！母親，看這鞭上姓名，實不姓劉，反與中原尉遲恭同姓，母親又是這等講，不知其中委屈之事到底是怎樣的？一一說與孩兒明白。」夫人說：「我兒，今日做娘的對你說明明白，看你良心。說起來，真正可惱可恨，做娘的當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縣中，做了四五年的夫妻，打鐵為活。從那一年隋唐，那唐王招兵，你父往太原投軍，做娘再四阻擋，你父不聽，我身懷六甲，有你在腹，要你父親留個憑信，日後好父子相認。你父親說，『我有雌雄鞭兩條，有敬德兩字在上，自為兵器，隨身所帶乃是雌鞭，這雄鞭上有寶林二字在上，你若生女，不必提起；倘得生男，就取名尉遲寶林，日後長大成人，叫他拿此鞭來認父。』不想你父親一去投軍，數載杳無音信回來，卻被這奸賊劉國貞擄搶做娘的到番邦，欲行一逼。那時為娘要尋死路，因你尚在母懷，故猶恐絕了尉遲家後代，所以做娘的只得毀容立阻，含忍到今，專等你父前來定北平番，好得你父子團圓，所以為娘的含冤負屈，撫養你長大成人，好明母之節，以接尉遲宗嗣，做娘就死也安心的了。」定林聽罷，不覺大叫一聲：「母親，如此說起來，今日與孩兒大戰之人，乃我嫡父親也。阿唷，尉遲寶林阿，你好不孝，當場父親不認，反與仇人出力！罷、罷、罷，待孩兒先往書房斬了劉國貞這賊，明日再去認父便了。」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寶劍，提在手中，正欲出房，夫人連忙阻住說道：「我兒不可造次，動不得的。」寶林說：「母親，為什麼？」夫人說：「我兒，我那劉國貞在書房中，心腹伴當甚多，你若仗劍前去，似畫虎不成反類其犬，被他拿住，我與你母子的性命反難保了。如今做娘的有一個計較在此，你只做不知，明日出關交戰，與你父親當場說明，會合營中諸將，你詐敗進關，砍斷吊橋索子，引進唐兵諸將，殺到衙內，共擒賊子，碎屍萬段。一來全孝，與母報仇；二來做娘受你父之托，不負你父子團圓；三來掃北第一關是你父子得了頭功，豈不為美。」寶林聽了叫聲：「母親此言雖是，但我孩兒那裡忍耐得這一夜？」

母子說話多端，也不能睡。

再講那劉國貞在私衙與偏將等議論退敵南朝人馬，就調養書房，直到天明。尉遲寶林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就此出去，勾引父親進關，同殺奸賊。」

夫人說：「我兒須要小心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連忙頂盔貫甲，懸鞭出房，來到書房。國貞看見，叫聲：「我兒，你昨日與大唐蠻子大戰辛苦，養息一天，明日開兵罷。」那寶林不見那對方開口，到也走過了；因見他問了一聲，不覺火冒大惱，恨不得把他一刀劈為兩段，只得且耐定性子，隨口應聲：「不妨得。」出了書房，吩咐帶馬抬槍，小番答應，齊備，寶林上馬，竟是去了。國貞看寶林自去，因自己打傷要調養，吩咐小番把都兒當心掠陣：「倘小將軍有些力怯，你就鳴金收軍。」把都兒一應得令。再表尉遲寶林來到關前，吩咐把都兒放炮開關。只聽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放下吊橋，一陣當先，衝出營前，大叫：「快報與尉遲老蠻子，叫他早早兒出來會俺。」軍士報進唐營：「啟上元帥爺，營外有小番將，口出大言，原要尉遲老千歲出去會他。」尉遲恭在旁聽得，走上前來叫聲：「元帥，某家昨日對他說過，今日大家決一個高下。」叔寶說：「務必小心。」尉遲恭得令而行，有分教：

北番頃刻歸唐主，父子團圓又得功。